2023 年 1 月 12 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钟伟 版式：许云峰 校对：王博

编者按 谚语有云：“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进入腊月，人们便开始忙年，忙着收尾手中的工作、总结一年的收获；忙着添置新衣、购买年货；忙着买票、启程回老家……忙得恨不能一溜小跑，可人人脸上都透着喜悦。

年味儿是美食的味道，是团圆的味道，也是忙碌的味道。忙年忙年，家家忙得开心，忙得乐意，忙得和气，忙出红火幸福年。

犹记儿时赶年集

■ 袁宝霞

年是什么？在我内心深处，年是新衣服，年是压岁钱，年是枣花大年糕，年是家家烟囱里冒出的一缕缕炊烟……而年集就是一幅凝聚着热闹繁荣与美好憧憬的乡村年画。

我的家乡在鲁西平原的铝城枣乡，农村多数是五天一集，我们老家逢二、逢七是集，每年的腊月廿七是最后一个年集。记得儿时，每到这天，我便约上几个小伙伴，拿着父亲给的零花钱高高兴兴地去赶大集。因为我家就在镇上，出门几分钟便来到集市上。

这里人山人海，随便找个高处向远处一看，便是拥来挤去的人头。最热闹的要数烟花市场，那时的烟花品种单一，不过是鞭炮、二踢脚之类的，但那些烟花小贩却不因物品的单一而放弃一年中展示自己的最佳时机，争相比试着自家的物品，往往是你放一挂鞭炮，我就点两个二踢脚，各种声响此起彼伏，汇总起来，让人听着“噼里啪啦”“乒乒乓乓”，煞是热闹。这是男孩子最喜欢的地方。

集市上最吸引我们女孩子眼球的是服装，那时的衣服没有太多花样，记忆中不过是红红绿绿的样子，但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如果能拥有这么一件新衣服就是最大的满足。我们最喜欢的是那种在领口、口袋边上加有花边的款式。花边虽只是一种杂色的布条，却使整件衣服看起来洋气大方。不过，集市上的那些漂亮衣服也只能饱饱眼福罢了。因为过年的时候母亲顶多给我扯上两块布料，每次都是父亲带着我，让街上缝纫部的大婶给我量好尺寸，加工衣服。记忆中每年都是一条蓝裤子，一件花褂子。做的裤子是带有两个内兜的，而且是扎腰带的那种款式，褂子有两个外兜，如果再加上花边，就是当年最时尚的新衣了。做好后是舍不得穿的，还得等大年初一早晨再穿，寓意新年一切都是新的。

我们消费零花钱的主要地方是书店，或者是卖字画的地摊。那时的书店没有多少书，不外乎一些年画、小人书。我们买的第一大宗商品是年画，一角钱一张的那种，因为消费能力有限，一般情况下只能买几张。依个人爱好不同，买的年画也不同，我喜欢看电影，所以买的也多数是电影明星画像，比如刘晓庆、张瑜、唐国强等电影剧照。受姥姥的影响，我还喜欢戏曲，有时也买几张戏中人物画像。印象最深的一张是《穆桂英挂帅》，穆桂英一身戏装，英姿飒爽，买回家贴在墙上，让人赏心悦目。但无论买什么样的年画，带给我们的都是欣喜若狂的幸福！购进的第二大宗商品是连环画，那时的我们，家里连电视都没有，更谈不上看动画片了，唯一的课外读物就是几分钱一本的连环画，而且还都是相互传阅。过年时如果能买上一本连环画，便如获至宝。

买完这些，我们就奔向卖杂货的地摊——那里有女孩子的美丽梦想。我们关注的不是针头线脑等小东西，而是一种戴在头上的小花，纸做的。颜色以大红、玫瑰红为主，偶尔也有黄色的。花瓣层层叠叠，而且有蝴蝶触角样的须，还有绿色的叶子，用胶粘在铁丝上，虽简单却精致，现在想想很像玫瑰花。还有红头绳、卡条，这些都是女孩子春节必备的装饰品。大年初一那天，几乎每个女孩子头上、发辫上都有这种小花，几个小脑袋凑在一块，像个鲜花盛开的小花园！这种花也很便宜，买完花再去买些“嗤啦筋”、小红蜡烛等。该逛的逛完，我们的肚子早就咕咕乱叫了，于是就买串糖葫芦，再买几块三角形的糖块，边吃边逛，既解馋又充饥。

徜徉小镇的年集，它似一幅多彩的画卷铺展在冬日的大地上，扮靓了单调的季节。随着太阳偏西，集市上的人流开始回落，我们也随着往外撤。两个小手里满满的，那份自在、那份悠闲，不待言说……

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物质生活的提高，想买的物品大超市里应有尽有，不必再去集市上购买。但儿时赶年集的情景却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里，成为我人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祭灶

■ 田雪梅

“腊月二十三，家家祭灶官”，灶王上天报事，人间喜乐绵绵。古人祭灶用“猪头烂热双鱼鲜，豆沙甘松粉饵团”，“岁时风俗相传久，宾主欢娱一笑新”，灶王醉饱，乐归天门，仪式庄重，吉祥随降。再忆儿时，我家祭灶也是仪式感满满。

小年前夕，母亲便开始准备祭灶用品。灶干粮是必不可少的贡品。

母亲做灶干粮，要把面发得暄腾，揉匀，擀成一大张，抹上棕红的胡麻油，撒满鲜绿的香豆粉，白糖细密，面粉均匀，卷成筒状，切成小卷子，顺切口用掌心顺时针按一圈，最后用擀面杖擀成饼状。

父亲早把鏊子烧得滚烫滚烫的，母亲把擀好的灶干粮放进鏊子。烙好的灶干粮形状圆满，厚薄均匀，焦黄容颜，碧绿内衬，香甜可口，酥脆舒爽。

小年早上，父亲买回来祭灶的用具，根根香细长，颗颗糖圆润，神像庄严肃穆，水果新鲜饱满。母亲则把早已扫得窗明几净的房间再收拾一遍，然后宰那只鸡冠通红、羽毛油亮的大公鸡。

到了晚上祭灶仪式正式开始。我家也有“男儿酌献女儿避”的讲究，祭灶便由父亲一手操办。父亲挑最好的灶干粮、各种糖果水果贡在灶台上，当然少不了那只肥硕的大公鸡。父亲点上三根香，烧黄表纸，奠完甜茶，仪式还未结束，还要放串鞭炮。

阵阵炮声走家串户，欢聚一村，遥相呼应，气氛热烈，齐声欢送灶王爷升天。香燃完，父亲才允许我们吃贡品。灶干粮是甜香的，糖果是甜蜜的，奠茶是甜糯的，甜甜的滋味满口，满心，满胃，笑容都在蜜里泡了一遭。母亲说敬灶王爷，灶王爷口里甜了，上天才会向玉帝言好事，我们的日子才会越来越好。

我成家后，和爱人在小年不会很隆重地祭灶，就是简单地买些食物放在灶台上。我有了小孩后，母亲问起我们怎么祭灶，她对我们的祭灶方式很不满意，批评我们不懂事。她特意去烤饼店订做了灶干粮，托人在乡下买了只散养的大公鸡，让我们恭恭敬敬地上香祭灶。母亲说日子好了，但不要丢了先人留下的习俗。

后来，爱人祭灶时，让孩子一起焚香放炮，并告诉她小年祭灶的来历以及寓意，让孩子从小懂得中华传统年俗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这些看似繁琐的仪式里，是人们千百年来恒久不变的期待。期待美好，期待富足，期待和和美美，期待兴旺发达。

围炉滋味长

■ 赵自力

老家在北方，家家都有火炉。那些陪我们长大的炉火，把一个个寒冬，烤得温暖无比。

可能受父母的影响，我们特别喜欢围着炉子坐。尽管天气还不是很冷，父亲早早地就把炉子燃起来了。母亲节俭，升火的炉子总舍不得浪费，要么烧壶开水，要么炖点什么菜。于是，在香气弥漫间，一家人围坐一起，谈天说地，谈笑风生，其乐融融。

冬天不炖个菜，仿佛就没有味道。我家的炉子上，总会有各种炖菜。几块骨头，加几片肥肉，再加些粉条或者萝卜青菜，一锅炖菜就成了。家里仿佛有炖不完的菜，你方炖罢我登场，每个冬天都被炖得热气腾腾。每次坐在炉火旁，听锅里咕噜咕噜直响，就觉得非常有口福。喜欢吃炖菜的，还有奶奶。她一颗牙也没有了，那些炖烂的菜，自然合她的胃口，被她吮吸得有滋有味。我后来才明白，为什么夏天我家也时常炖菜，那是为了照顾奶奶的饮食。

我喜欢一家人围炉在一起聊天，哪怕是听了无数遍的事，再听一次也觉得温馨无比。父母喜欢回忆过去，最喜欢忆苦思甜。孩子喜欢憧憬未来，勾画一幅幅美好蓝图。我和妻子说得最多的，就是生活的柴米油盐，工作的酸甜苦辣。奶奶有点耳背，基本不插话，她喜欢看我们聊天，然后美滋滋地坐在椅子上打会儿瞌睡。无论我们怎么劝，她都不肯去睡，她说我们越是聊得起劲，她的瞌睡打得越香。

围炉也不是光聊不做，还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呢。孩子们最喜欢烤东西吃，几个红薯，或者几根玉米棒，都可以烤得香喷喷的。我一直惦记着儿时吃糍粑的味道，常常烤几块，直到两面焦黄，有气泡鼓出来。糍粑又烫又香，跟儿时记忆中的味道一个样。拿一本书，泡一杯茶，就着炉火，把书越读越馋。都说围炉好读书，冬日在炉火的陪伴下，书读了一本又一本，真是受益匪浅。

父亲喜欢吹唢呐，冬日里时光慢下来，他有空就吹会儿。我们围着炉子，喜欢听唢呐那悠长的腔调，一边听一边打着拍子。在父亲的影响下，孩子们也跃跃欲试，那怪模怪样的调子，把肚子都笑痛了。母亲总是舍不得歇息，一生勤劳习惯了。在大家围炉闲聊时，她一边说着话，一边忙着手里的活儿，绣绣花，叠叠衣服，仿佛不做点什么就不踏实似的。

老家的冬天，总是这样被火炉烤得暖暖的。围炉的日子，每一天都有滋有味。

扫尘日的智慧

■ 王国梁

“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做豆腐，二十六煮猪肉……”过年的这些习俗里，我觉得扫房子是最有趣且充满智慧的活动。简简单单地打扫房子，却包含着老百姓的灵巧心思和生活智慧。

“腊月二十四，掸尘扫房子。”每年腊月二十四前后，家家户户都开始进行大扫除，把家中里里外外彻底打扫一遍。房前屋后，屋顶墙角，锅碗瓢盆，衣橱立柜，被子衣服，全都要进行“扫尘”，我们把这段时间称为“扫尘日”。

扫尘日，要彻底抛弃旧日的糟粕。扫尘的习俗起源于人们祛除病疫的一种宗教仪式，后来演变为年终大扫除。这种风俗由来已久，据说在尧舜时代就有春节扫尘的习俗。因为“尘”与“陈”谐音，所以扫尘被人们赋予了特殊的含义，把陈旧的霉运和晦气扫地出门，毫不留情。

记得小时候，父亲总会选一个晴好的日子，带领一家人扫尘。第一缕晨光刚刚照进院子，我们已经把橱子柜子、盆盆罐罐等家什都搬了出来。满满当当的屋子空了，父亲抬头望望房顶，然后扫视了一圈屋子的各个角落，大声说道：“扫房子喽！”他头上蒙一块白头巾，手上挥着一把大扫把，开始在每间屋子里打扫。父亲干活儿细致，打扫一遍总嫌不够干净，一定要打扫第二遍。

我们姐弟在院子里擦洗各种器具，各种各样的家什，都要擦一遍。父亲对我说：“老三，有个词叫一尘不染，啥意思？”我说：“就是干干净净，没有一点灰尘的意思！”父亲说：“好！今天你们要把这些东西擦得一尘不染，能做到吗？”我和姐姐大声答应：“能！”我小心翼翼地擦着一只白瓷罐，经年的尘垢慢慢被擦掉，白瓷罐很快光亮如新，这让我很有成就感。

我和姐姐忙得不亦乐乎，我们还翻出了很多“失踪已久”的旧物，一支铅笔、一个勺子等等，它们滚落到某个角落里藏了起来，扫尘时才现身。姐姐的一只发卡不知丢到哪里，她曾寻找过，但一直没找到，没想到扫尘的时候被翻了出来。“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扫尘让我们体验到这样的惊喜。偶尔，我们还能翻出抽屉缝里的硬币，那种感觉就像中大奖一样，让我们惊呼起来。还有一些破烂的家什，父亲总会狠心丢掉。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很多人十分惜物，再破烂的东西也舍不得扔。但每年扫房子时，父亲都会丢一些东西，他的理由很简单：“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父亲好像是用这种方式与旧年告别，干脆地断舍离，是在与旧年的霉运和晦气决裂。

母亲在院子里进行着各种清洗，洗窗帘，洗被罩，洗枕套，最后还要把我们换下来的脏衣服都洗掉。扫尘活动要进行一整天，到了下午，被扫过的屋子里尘埃落定，母亲还要擦上一遍。然后，我们把院里的东西一样样搬进屋子里。

打扫完毕，归置妥当，再打量一下屋里屋外，真是旧貌换新颜，感觉一切都清清爽爽的。家里的每个角落都是干净的，我们揉揉酸疼的胳膊，开心地笑了。父亲意味深长地说：“家里打扫干净了，感觉舒服多了。这人呢，还得勤把自个儿的心打扫打扫，打扫得亮堂起来！”当时我不明白这话的含义，多年后想起来，才领悟到其中的深意。

我们用扫尘的方式迎接新年，把旧年的尘垢和糟粕统统丢弃，以全新的面貌迎新，期许来年能够吉祥如意。这里面，有着耐人揣摩的生活智慧。

期待到来的年

■ 钱永广

临近年底，这个时候，家家户户似乎都在忙着等同一件事，那就是过年。

过年是需要忙的，也是需要等的。家里的被褥和窗帘，该洗的就要赶在年前晴好的天气给洗了，还要上街为家人买好新衣新鞋。然后再检查一下年货，没置办的也要抓紧置办。家里的卫生有没有打扫，门窗玻璃如果还没有擦干净，也要忙里偷闲，来一次彻底大扫除。再检查一下家里的年夜饭是不是已做好计划和准备……

一进入腊月，总感到时间不够用，忙得腰酸背痛。等所有事情忙得差不多了，这个时候，往往年已近在眼前。

过年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非常向往。虽然我们会抱怨如今的年味淡了，但我们还是年复一年，期待着年的到来。

期待过年，最难忘的还是儿时对年的盼望。小时候，到了年底，父母是一定要蒸肉包子的。猪肉是早早就割好了的。那时我家总要养一头大肥猪，通常在腊月二十前，父亲就会请来屠夫，杀好过年猪。

除了肉包子，我还特别喜欢吃母亲磨的豆腐脑。那时磨豆腐全靠人工，黄豆是提前泡好了的。晚上一家人围坐在锅台前，喝着浓浓的豆浆，厨房里一下子就飘出了年的味道。

蒸包子，杀过年猪，磨豆腐，贴春联，这些都是过年前必须要准备停当的。当然，最隆重的，还是年夜饭。父亲在世时，年夜饭主要靠父亲张罗。虽然我们兄弟都已成家，但父亲每年总要催着我们在年三十回家吃一次年夜饭。猪头肉、清蒸鱼、红烧狮子头……父亲从厨房里端出的每一道菜，都会让我们对父亲的厨艺啧啧称赞。

其实年夜饭吃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家人可以围坐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父亲去世后，我们兄弟几个商量，无论多忙，年三十一定要回家陪母亲吃顿年夜饭。母亲知道我们工作忙，平时很少有机会回家看她，以至于现在每年的年夜饭，就成了母亲心中最大的期待。

过年，永远都是一种期待。无论年轻，还是年老，我们总会在年到来时，对年产生幸福的念想；无论离家是远，还是近，我们的心总会记挂着家人。在新年到来之际，让我们收拾好行囊，然后准备回家过年。